

二十四史全譯

新 唐 書
第 六 冊

北京日報报业集团

中國地圖出版社

二十四史全譯

新唐書

第六冊

主 編 許嘉璐
副 主 編 安平秋
分史主編 黃永年

北京日報报业集团
◎同心出版社

唐書卷一百三十一

列傳第五十六

宗室宰相列傳

李適之

李適之，恒山愍王孫也，始名昌。神龍初，擢左衛郎將。開元中，遷累通州刺史，以辦治聞。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，擢秦州都督。徙陝州刺史、河南尹。其政不苛細，為下所便。玄宗患穀、洛歲暴耗徭力，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，曰上陽、積翠、月陂，自是水不能患。刻石著功，詔永王璘書，皇太子瑛署額。進御史大夫。二十七年，兼幽州長史，知節度事。適之以祖被廢，而父象見逐武后時，葬有闕，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，詔可。褒冊典物，焜照都邑，行道為咨嘆。遷刑部尚書。適之喜賓客，飲酒至斗餘不亂。夜宴娛，晝決事，案無留辭。

天寶元年，代牛仙客為左相，累封清和縣公。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，林甫陰賊，即好謂適之曰：“華山生金，采之可以富國，願上未之知。”適之性疏，信其言，他日從容為帝道之，帝喜以問林甫，對曰：“臣知之舊矣。願華山陛下本命，王氣之舍，不可以穿治，故不敢聞。”帝以林甫為愛己，而薄適之不親。於是，皇甫惟明、韋堅、裴寬、韓朝宗皆適之厚

李適之，是恒山愍王之孫，原名昌。神龍初年，升任左衛郎將。開元年間，多次遷任為通州刺史，以善於治理而聞名。按察使韓朝宗向朝廷奏報他的政績，升任秦州都督。轉任陝州刺史、河南尹。他為政不苛求細節，屬下之人都感到便利。玄宗擔憂穀、洛一帶每年因洪水暴漲而耗費勞役，下詔命李適之用宮中錢修建三處大堤防，取名上陽、積翠、月陂，從此洪水不能泛濫成災。為他刻石記功，下詔叫永王李璘書寫碑文，令皇太子李瑛題寫碑額。升任御史大夫。二十七年，兼任幽州長史，知節度事。李適之因祖父被廢黜，而父李象在武后時被斥逐，葬禮有所缺漏，到這時請求陪葬在昭陵陵闕內，下詔許可。褒冊典物，顯揚於都邑，路人為之感嘆。遷任刑部尚書。李適之喜歡結交賓客，喝酒喝到一斗有餘而不醉。夜晚宴飲娛樂，白天照常處理政事，沒有積壓的案卷文書。

天寶元年，李適之接替牛仙客任左相，多次受封為清和縣公。曾與李林甫爭權不和，李林甫陰險邪惡，隨即好言對李適之說：“華山產金，開采可以富國，祇是皇上還不知道。”李適之天性粗疏，相信了他的話，有一天李適之從容地稟告了皇帝，皇帝高興而詢問李林甫，李林甫回答說：“臣早就知道了。祇是顧慮華山是陛下的本命，是王氣所居，不可以開掘，所以不敢報告皇上。”皇帝認為李林甫愛護自己，而輕薄李適之不够親近。當時皇甫惟明、韋堅、裴寬、韓朝宗

善，悉為林甫所構得罪。適之懼不自安，乃上宰相求散職，以太子少保罷，欣然自以為免禍。俄坐韋堅累，貶宜春太守。會御史羅希夷陰被詔殺堅等貶所，州縣震恐，及過宜春，適之懼，仰藥自殺。

李峴

李峴，吳王恪孫也。折節下士，長吏治。天寶時，累遷京兆尹。玄宗歲幸溫湯，旬內巧供億以媚上，峴獨無所獻，帝異之。楊國忠使客騫昂、何盈擿安祿山陰事，諷京兆捕其第，得安岱、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，縊殺之。祿山怒，上書自言，帝懼變，出峴為零陵太守。峴為政得人心，時京師米翔貴，百姓乃相與謠曰：“欲粟賤，追李峴。”尋徙長沙。永王為江陵大都督，假峴為長史。至德初，肅宗召之，拜扶風太守，兼御史大夫。明年，擢京兆尹，封梁國公。

乾元二年，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於是呂誼、李揆、第五琦同輔政，而峴位望最舊，事多獨決，誼等不平。李輔國用權，制詔或不出中書，百司莫敢覆。峴頓首帝前，極言其惡，帝悟，稍加檢制，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，然深銜峴。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，天興令謝夷甫殺之。輔國諷其妻使訴枉，詔監察御史孫鑿鞠之，直夷甫。其妻又訴，詔御史中丞崔伯陽、刑部侍郎李曄、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，無異辭。妻不臣，輔國助之，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。若虛委罪夷甫，言御史用法不端，伯陽怒，欲質讓，若虛馳入自歸帝，帝留若虛簾中，頃，伯陽等至，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，帝怒叱之，貶伯陽高

都與李適之很友善，全都受到李林甫的誣陷而獲罪。李適之驚懼不安，於是辭讓相位請求任閑散職務，以太子少保罷相，李適之高興地以為免去了災禍。不久因韋堅事而獲罪，貶任宜春太守。適逢御史羅希夷暗中受詔將韋堅等人殺死在被貶之地，州縣為此而震驚恐懼，等到羅希夷經過宜春時，李適之懼怕，就服毒自殺。

李峴，是吳王恪之孫。禮賢下士，擅長吏治。天寶時，多次遷任為京兆尹。玄宗每年出幸溫泉，畿內官吏費盡心機供奉以便取悅於皇上，惟獨李峴一無所獻，受到皇帝贊賞。楊國忠派門客騫昂、何盈搜集安祿山的隱密之事，指使京兆尹搜查他的宅第，獲得安岱、李方來等人與安祿山密謀反叛的證據，用繩索勒死了他們。安祿山被激怒，上書為自己申訴，皇帝擔心發生變亂，命李峴出任零陵太守。李峴為政深得人心，當時京師米價暴漲，百姓編歌謠傳誦道：“欲粟賤，追李峴。”不久李峴轉任長沙太守。永王任江陵大都督，暫授李峴為長史。至德初年，肅宗召回他，拜授扶風太守，兼御史大夫。第二年，升任京兆尹，封梁國公。

乾元二年，任李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當時與呂誼、李揆、第五琦共同輔政，而李峴的地位名望最高資歷最老，政事經常由他獨自裁決，呂誼等人因此不滿。李輔國專權，制詔有時并不出自中書省，百官不敢抵制。李峴在皇帝面前叩頭，極力訴說李輔國的惡行，皇帝省悟，嚴加約束，李輔國因此而辭去行軍司馬的官職，但却為此深恨李峴。鳳翔七馬坊押官搶掠百姓，天興縣令謝夷甫殺死了他。李輔國指使其妻讓她出面向朝廷訴冤，皇帝下詔派監察御史孫鑿審訊，認為謝夷甫公正。押官妻又一次上訴朝廷，皇帝下詔命御史中丞崔伯陽、刑部侍郎李曄、大理卿權獻為三司會審此案，三人沒有相反意見。妻不服，李輔國協助她，於是皇帝命侍御史毛若虛覆核判決。毛若虛歸罪於謝夷甫，說御史執法不公正，崔伯陽發怒，準備質問并責備他，毛若虛急忙進入宮中來到皇帝面前，皇帝將

要尉、權獻杜陽尉，逐李暉嶺南，流鑿播州。峴謂責太重，入言於帝曰：“若虛希旨用刑，亂國法。陛下信為重輕，示無御史臺。”帝怒，李揆不敢爭，乃出峴為蜀州刺史。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，帝曰：“峴欲專權耶？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。朕今出之，尚恨法太寬。”擇木曰：“峴言直，不敢專權。陛下寬之，祇益盛德耳。”

代宗立，改荆南節度，知江淮選補使。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。乘輿在陝，由商山走帝所。還京，拜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故事，政事堂不接客。自元載為相，中人傳詔者引升堂，置榻待之。峴至，即敕吏撤榻。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、憲官者，無限員。不逾月，為要近譖短，遂失恩，罷為太子詹事。遷吏部尚書，復知江淮選，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初，東京平，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，議者將悉抵死，帝意亦欲懲天下，故崔器等附致深文。峴時為三司，獨曰：“法有首有從，情有重有輕，若一切論死，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。且羯胡亂常，誰不凌污，衣冠奔亡，各顧其生，可盡責邪？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，一日皆血鉄砧，尚為仁恕哉？《書》稱‘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’。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，其人尚多，今不開自新之路，而盡誅之，是堅叛者心，使為賊致死。困獸猶鬥，況數萬人乎？”於是，器與呂誼皆齟齬文史，操常議，不及大體，尚

毛若虛留在簾內，稍等片刻，崔伯陽等人來到，揭發毛若虛依附宦官放過罪人，皇帝發怒斥責他們，貶崔伯陽為高要縣尉、權獻為杜陽縣尉，斥逐李暉到嶺南，流放孫鑿到播州。李峴認為處罰太重，入宮對皇帝說：“毛若虛迎合旨意濫用刑法，擾亂了國法。陛下却相信他的裁斷，這是顯示無視御史臺。”皇帝發怒，李揆不敢力爭，於是貶李峴外任蜀州刺史。當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朝應對，皇帝說：“李峴想要專權嗎？竟然說任用毛若虛是無視御史臺。如今朕已將他貶出，還是遺憾施法太寬。”韓擇木說：“李峴的話很公正，不是他膽敢專權。陛下寬容他，祇會增加盛德啊。”

代宗即位，李峴改任荆南節度使，掌管江淮選補使事。召入朝任禮部尚書兼宗正卿。皇帝車駕在陝，李峴從商山逃往皇帝的所在地。返回京師，拜授李峴為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依據舊制，政事堂不接待賓客。自從元載任相以來，宦官傳達詔令者就被帶領登堂，設榻接待他們。李峴到任，立即敕令下吏撤掉榻。李峴又奏請常參官推薦有才能的人擔任諫官、憲官，不受定員限制。不過一月，受到顯貴近臣的詆毀指責，於是失寵，免去相職任太子詹事。遷任吏部尚書，再次知江淮選補使，改任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。去世，終年五十八歲。

當初，平定東京，陳希烈等數百人等待朝廷治罪，議論者準備將他們全部處死，皇帝也想以此懲戒天下之人，所以崔器等人迎合旨意想方設法加重他們的罪責。李峴當時官居三司，獨自說：“法律中有首犯有從犯，情節有重有輕，如果一概判處死罪，不是陛下安定天下重建國家的本意。況且羯胡擾亂了綱常，誰不受到凌辱？士大夫逃亡，各自顧惜生命，能全部責怪他們嗎？陛下的親戚勳舊之子及孫，一朝都血染斧砧，還能稱作仁慈寬恕嗎？《尚書》稱‘殺其魁首，脅從不治’。何況被河北殘餘叛賊劫持降服的官吏，那些人還有很多，如今不開悔過自新之路，反而全部誅殺，這是堅定叛者之心，使他們為叛賊效死力。困獸尚且要爭鬥，何況是數萬人呢？”當

騰頰固爭，數日乃見聽。衣冠蒙更生，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，峴力也。

峴兄峘、嶧。峘從上皇，峴翊戴肅宗，以勳力相高，同時為御史大夫，俱判臺事，又合制封公，而嶧為戶部侍郎、銀青光祿大夫，同居長興里第，門列三戟。

李勉

李勉，字玄卿，鄭惠王元懿曾孫。父擇言，累為州刺史，封安德郡公，以吏治稱。張嘉貞為益州都督，性簡貴，接部刺史倨甚，擇言守漢州，獨引同榻坐，講繹政事，名重當時。

勉少喜學，內沈雅，外清整。始調開封尉，汴州水陸一都會，俗厯錯，號難治，勉摧奸決隱為有名。從肅宗於靈武，擢監察御史。時武臣崛起，無法度，大將管崇嗣背闕坐，笑語嘩縱，勉劾不恭，帝嘆曰：“吾有勉，乃知朝廷之尊！”遷司膳員外郎。關東獻俘百，將即死，有嘆者，勉過問，曰：“被脅而官，非敢反。”勉入見帝曰：“寇亂之污半天下，其欲溲心自歸無繇。如盡殺之，是驅以助賊也。”帝馳騎完宥，後歸者日至。

累為河東王思禮、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，進梁州刺史。勉假王晔南鄭令，晔為權幸所誣，詔誅之。勉曰：“方藉牧宰為人父母，豈以讒殺良吏乎？”即拘晔，為請得免。晔後以推擇為龍門令，果有名。

羌、渾、奴刺寇州，勉不能守，

時，崔器與呂誣都是因循守舊的文吏，沒有主見，不懂大體，還極力爭執，李峴的建議幾天後纔被採納。士大夫獲得再生，叛賊也不能使人歸怨於天子，這是李峴的功勞啊。

李峴兄李峘、李嶧。李峘隨從太上皇，李峴擁戴肅宗，因功勞相等，同時任御史大夫，都判臺事，又在同一道制書中封為公，而李嶧任戶部侍郎、銀青光祿大夫，兄弟三人一同住在長安長興里宅第，門前排列三副榮戟。

李勉，字玄卿，是鄭惠王李元懿的曾孫。父名擇言，多次任州刺史，封安德郡公，以善於治理政事而著稱。張嘉貞任益州都督，性情高傲，對待部下刺史十分傲慢，李擇言任漢州刺史，張嘉貞獨自引見他同坐榻上，談論政事，名重於當時。

李勉年輕時喜愛學習，性格沉靜文雅，外表清高嚴肅。最初做官調任開封縣尉，汴州是水陸交通會聚的一個都會，事務繁雜，號稱難治，李勉打擊奸邪揭露隱惡因而出名。隨從肅宗到靈武，升任監察御史。當時武臣崛起，沒有法度，大將管崇嗣背對帝位而坐，放肆笑語喧嘩，李勉彈劾他不恭敬，皇帝感嘆地說：“我有了李勉，纔懂得朝廷的尊嚴！”遷任司膳員外郎。關東進獻一百名俘虜，準備處死，其中有人嘆息，李勉過去詢問，嘆息者說：“是被脅迫做官，不是真敢反叛。”李勉入宮拜見皇帝說：“賊寇叛亂禍害達半個天下，那些人想洗心自歸而走投無路，如果將他們全部殺掉，是驅使他們去幫助叛賊啊。”皇帝派人騎馬急速傳詔赦免俘虜，此後每天都有人前來歸順。

歷任河東王思禮、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的行軍司馬，升任梁州刺史。李勉暫授王晔為南鄭縣令，王晔遭權貴的誣陷，皇帝下詔處以死刑。李勉說：“正要藉刺史縣令做百姓的父母，怎麼可以聽信讒言誅殺良吏呢？”隨即囚禁王晔，替他求請而得以免死。王晔後來被推舉選拔任龍門縣令，果然有名。

羌、渾、奴刺侵犯州境，李勉失守，召入朝

召爲大理少卿。然天子素重其正，擢太常少卿，欲遂柄用。而李輔國諷使下己，勉不肯，乃出爲汾州刺史。歷河南尹，徙江西觀察使。厲兵睦鄰，平賊屯。部人父病，爲蠱求厭者，以木偶署勉名埋之，掘治驗服，勉曰：“是爲其父，則孝也。”縱不誅。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魚朝恩領國子監，威寵震赫，前尹黎幹諂事之，須其入，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。至是吏請，勉不從，曰：“吾候太學，彼當見享，軍容幸過府，則修具。”朝恩銜之，亦不復至太學。

尋拜嶺南節度使。番禺賊馮崇道、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，殘十餘州，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，五嶺平。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，譏視苛謹。勉既廉潔，又不暴征，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。居官久，未嘗技飾器用車服。後召歸，至石門，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。時人謂可繼宋璟、盧奐、李朝隱；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，代宗許之。進工部尚書，封汧國公。

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，表勉爲代，從之。勉居鎮且八年，以舊德方重，不威而治，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。田神玉死，詔勉節度汴宋，未行，汴將李靈耀反，魏將田悅以兵來，叩汴而屯，勉與李忠臣、馬燧合討之。淮西軍據汴北，河陽軍壁其東，大將杜如江、尹伯良與悅戰匡城，不勝。徙壘與靈耀合，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，與河陽軍合噪，賊不陣潰，悅走河北，靈耀奔韋城，爲如江所禽，勉縛以獻，斬闕下。既而

任大理少卿。而天子一向器重他的正直，升任他爲太常少卿，打算重用他。但李輔國暗示他依附於自己，李勉不肯聽從，於是出任汾州刺史。歷任河南尹，改任江西觀察使。李勉到任整訓軍隊和陸近鄰，平定賊巢。州人父病，作巫蠱求厭勝，用木偶刻上李勉的姓名埋在土裏，挖出審訊查明後本人服罪，李勉說：“這是爲其父這樣做的，是行孝啊。”放了那人不殺。召入朝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魚朝恩領國子監，威勢恩寵震赫一時，前任京兆尹黎幹巴結他，到魚朝恩前來國子監時，黎幹就命屬吏準備好數百人的飯來招待他。到這時屬吏請求照例辦理，李勉沒有聽從，說：“我在太學，是他魚朝恩應當招待我，他觀軍容使有幸經過我府時，我就備辦飯食招待他。”魚朝恩懷恨在心，也不再來太學。

不久拜授嶺南節度使。番禺賊馮崇道、桂叛將朱濟時等人倚仗地勢險要叛亂，禍害十多個州，李勉派部將李觀率領容州刺史王翊討伐并斬殺了他們，平定了五嶺一帶的叛亂。西南夷船舶每年到達的祇有四五艘，稽查苛刻。李勉任官既清廉，又不橫徵暴斂，第二年到達的船舶竟有四十多艘。在任多年，李勉從不講究器用車輛和服飾。後來被朝廷召回，到達石門時，將家人所收藏的犀角珍寶之類全部搜出投入江中。當時人稱贊他的美名可接續宋璟、盧奐、李朝隱，州人來到朝廷請求爲他立碑頌德，代宗同意了。升任工部尚書，封汧國公。

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臨死時，上表請求讓李勉代任，朝廷答應了。李勉在藩鎮將近八年，因德高望重，不施威嚴而得到治理，東方那些節度使中的殘暴者都敬畏他。田神玉死後，朝廷下詔命李勉任汴宋節度使，沒等赴任，汴將李靈耀反叛，魏將田悅率兵前來援助，靠近汴州叛軍駐扎，李勉與李忠臣、馬燧合兵討伐他們。淮西軍據守汴北，河陽軍在淮西軍以東駐營，大將杜如江、尹伯良與田悅在匡城交戰，没能獲勝。田悅移近營壘與李靈耀合兵，李忠臣部下將軍李重倩乘夜晚進攻他們的營地，與河陽軍士兵一起呼喊，賊軍無法列陣而潰敗。田悅逃往河北，李靈

忠臣專汴，故勉還滑臺。明年，忠臣爲麾下所逐，復詔勉移治汴。德宗立，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俄爲汴宋、滑毫、河陽等道都統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圍襄城，詔勉出兵救之，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。勉奏言：“賊以精兵攻襄城，而許必虛，令兵直搗許，則襄圍解。”不待報，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，未至數十里，有詔詰讓，二將懼而還，次扈澗，不設備，爲賊所乘，殺傷什五，輜械盡亡。漢臣走汴，德信走汝。勉懼東都危，復遣兵四千往戍，賊斷其後不得歸。於是希烈自將攻勉，勉氣索，嬰守累月，援莫至，哀兵萬人潰圍出，東保睢陽。

興元元年，勉固讓都統，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。既見帝，素服待罪，詔不許。勉內愧，取充位而已，不敢有所與。貞元初，帝起盧杞爲刺史，袁高還詔不得下。帝問勉曰：“衆謂盧杞奸邪，朕顧不知，謂何？”勉曰：“天下皆知，而陛下獨不知，此所以爲奸邪也。”時躡其對，然自是益見疏。居相二歲，辭位，以太子太師罷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贈太傅，謚曰貞簡。

勉少貧狹，客梁、宋，與諸生共逆旅，諸生疾且死，出白金曰：“左右無知者，幸君以此爲我葬，餘則君自取之。”勉許諾，既葬，密置餘金棺下。後其家謁勉，共啓墓出金付之。位將相，所得奉賜，悉遺親黨，身沒，無贏藏。其在朝廷，鯁亮廉介，爲宗臣表。禮賢下士有終始，嘗

耀逃到韋城，被杜如江生擒，李勉叫人把他捆綁起來獻到朝廷，被斬於宮門前。不久李忠臣自行占據汴州，因而李勉返回滑臺。第二年，李忠臣被部下驅逐，朝廷又一次下詔命李勉將治所移到汴州。德宗即位，就加李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不久任汴宋、滑毫、河陽等道都統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圍攻襄城，下詔命李勉派兵救援，皇帝又派神策軍將劉德信率三千名士兵接援。李勉上奏說：“賊派精兵攻打襄城，而許地必定空虛，如果派兵直搗許州，那麼襄城就可解圍。”不等朝廷答覆，李勉就派部將唐漢臣與劉德信一起襲擊許州，還有數十里，有詔責備，二將恐懼而退兵，駐扎在扈澗，沒有設防，被賊軍偷襲，死傷十分之五，輜重器械全部丟失。唐漢臣逃到汴州，劉德信逃到汝州。李勉擔心東都危急，又派四千名士兵前去戍守，賊軍阻斷了他們的後路不能返回。這時李希烈親自率兵攻打李勉，李勉無心再戰，困守數月，援兵沒到，率兵一萬突圍而出，東去守衛睢陽。

興元元年，李勉堅決辭去都統的職務，朝廷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將他召回。等見到皇帝，李勉身穿素服等待治罪，皇帝下詔不予追究。李勉內心慚愧，做官祇求在位而已，不敢再有所提議。貞元初年，皇帝起用盧杞任刺史，袁高封還詔書不得頒下。皇帝問李勉道：“衆人稱盧杞奸邪，朕反倒不知，爲什麼呢？”李勉回答說：“天下人都知道，而惟獨陛下不知，這就是他所以奸邪的原因啊。”當時人都稱贊他的回答，然而李勉也從此日益被皇帝所疏遠。任相二年，辭去相位，以太子太師罷相。去世，終年七十二歲，追贈太傅，謚號貞簡。

李勉年輕時貧困，客居梁、宋一帶，與一位儒生一起居住在客店，儒生患病快要死了，拿出白銀對他說：“左右沒有人知道，希望君用這個將我安葬，剩餘的錢就由君自己留用。”李勉答應了，到入葬時，李勉將剩下的白銀悄悄放在棺材的底部，後來那人的家人拜見李勉，李勉同他一起開啓墳墓拿出白銀交給其家人。李勉位居將相，所得的俸祿賞賜，全都送給親屬，死後沒有

引李巡、張參在幕府，後二人卒，至宴飲，仍設虛位沃饋之。遣戍兵，常視其資糧，春秋存問家室，故能得人死力。善鼓琴，有所自製，天下寶之，樂家傳“響泉”、“韻磬”，勉所愛者。

李夷簡

李夷簡，字易之，鄭惠王元懿四世孫。以宗室子始補鄭丞。德宗幸奉天，朱泚外示迎天子，遣使東出關，至華，候吏李翼不敢問。夷簡謂曰：“泚必反。向發幽、隴兵五千救襄城，乃賊舊部，是將追還耳。上越在外，召天下兵未至，若凶狡還西，助泚送死，危禍也。請驗之。”翼馳及潼關，果得召符，白于關大將駱元光，乃斬賊使，收偽符，獻行在。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。元光掠功，故無知者。

夷簡棄官去，擢進士第，中拔萃科，調藍田尉。遷監察御史。坐小累，下遷虔州司戶參軍。九歲，復為殿中侍御史。元和時，至御史中丞。京兆尹楊憑性驚悅，始為江南觀察使，冒沒于財，夷簡為屬刺史，不為憑所禮。至是發其貪，憑貶臨賀尉，夷簡賜金紫，以戶部侍郎判度支。

俄檢校禮部尚書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初，貞元時，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，制蔡右脅，仰給度支，後亡死略盡，而歲取貲不置。夷簡曰：“迹空文，苟軍興，可乎？”奏罷之。閱三歲，徙帥劍南西川。嵩州刺史王頤積奸賊，屬蠻怒，畔去。夷簡逐頤，占

剩餘的積蓄。他在朝廷，耿直廉潔，成為宗室大臣的表率。禮賢下士有始有終，曾引用李巡、張參在幕府中任職，後來二人死去，到宴飲時，李勉仍然設空位斟酒擺上。遣送戍守的士兵時，總要察看他們攜帶的資用軍糧是否够用，每年春秋時都要去慰問他們的家眷，因而能贏得士兵之心為他拼死效力。李勉善於彈琴，并有所創作，受到天下人的珍愛，樂家所傳的“響泉”、“韻磬”，就是李勉所喜愛的曲子。

李夷簡，字易之，是鄭惠王李元懿的四代孫。以宗室子弟出任官職補授鄭縣丞。德宗駕幸奉天，朱泚假意要迎奉天子，派使者東出潼關，來到華州，候吏李翼不敢過問。李夷簡對他說：“朱泚肯定會反叛。從前徵發幽、隴一帶的士兵五千人援救襄城，這些人馬原是叛賊的舊部下，現在是要打算將他們追回罷了。皇上流離在外，徵召天下軍隊還沒有到達，如果這批凶頑回兵西邊，協助朱泚來送死，就會造成大禍了。請仔細檢查。”李翼驅馬急速趕到潼關，果然得到召兵的兵符，稟告了守關大將駱元光，於是斬殺了賊使，收繳了偽符，獻給行在。德宗隨即下詔拜授駱元光為華州刺史。駱元光貪功，所以無人知曉李夷簡的功勞。

李夷簡辭官而去，考中進士科，又考中拔萃科，調任藍田縣尉。遷任監察御史。因小過失，降虔州司戶參軍。過了九年，又任殿中侍御史。元和時，官任御史中丞。京兆尹楊憑性情傲慢粗魯，當初任江南觀察使時，貪求錢財，李夷簡當時是他屬下的刺史，楊憑不能以禮相待。到這時李夷簡揭發他的貪贓之罪，楊憑被貶為臨賀縣尉，李夷簡賜金紫，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。

不久任檢校禮部尚書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。當初，貞元時，徵調江西士兵五百人戍守襄陽，以便遏制蔡州叛賊的右翼，費用依賴度支供給，後來士兵死亡殆盡，但每年依舊索取財用不止。李夷簡說：“此事已是空文，假如發生戰事，這樣能行嗎？”奏請廢止了此事。過了三年，李夷簡轉任劍南西川節度使。嵩州刺史王頤貪贓，境內

檄諭禍福，蠻落復平。始，韋皋作《奉聖樂》，于頔作《順聖樂》，常奏之軍中，夷簡輒廢去，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，語其屬曰：“我欲蓋前人非，以詒戒後來。”

十三年，召為御史大夫，進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李師道方叛，裴度當國，帝倚以平賊，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，乃求外遷，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。

穆宗立，有司方議廟號，夷簡建言：“王者祖有功，宗有德。大行皇帝有武功，廟宜稱祖。”詔公卿禮官議，不合，止。久之，請老，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，不聽，以右僕射召，辭不拜；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，分司東都。明年卒，年六十七，贈太子太保。

夷簡致位顯處，以直自閑，未嘗苟辭氣悅人。歷三鎮，家無產貲。病不迎醫，將終，戒毋厚葬，毋事浮屠，無碑神道，惟識墓則已。世謂行己能有終始者。

李程 李廓

李程，字表臣，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。擢進士宏辭，賦《日五色》，造語警拔，士流推之。調藍田尉，縣有滯獄十年，程單言輒判。京兆狀最，遷監察御史。召為翰林學士，再遷司勳員外郎，爵渭源縣男。德宗季秋出畋，有寒色，顧左右曰：“九月猶衫，二月而袍，不為順時。朕欲改月，謂何？”左右稱善，程獨曰：“玄宗著《月令》，十月始裘，不可改。”帝矍然止。學士入署，常視日影為候，程性懶，日過八磚乃至，

的蠻人憤怒，叛離了他。李夷簡到任驅逐了王頔，下達文告用禍福的道理說服蠻人，叛離的蠻人部落重新安定下來。當初，韋皋作《奉聖樂》，于頔作《順聖樂》，經常在軍中演奏，李夷簡將它們全部廢除，稱禮樂不是諸侯可以擅自製作的，對他的下屬說：“我想糾正前人的錯誤，以便留給後人作為警戒。”

十三年，召入朝任御史大夫，進官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時逢李師道反叛，裴度執政，皇帝要依靠他平定叛賊，李夷簡認為自己的才能超不過裴度，於是請求外任，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出任淮南節度使。

穆宗即位，有關官員正要議定大行皇帝的廟號，李夷簡建議說：“帝王稱祖是有功，稱宗是有德。大行皇帝有武功，廟號應稱祖。”皇帝下詔命公卿禮官商議，認為不合於禮法，沒有採用。過了很久，請求年老退休，朝廷認為李夷簡年紀尚可任官，沒有同意，以右僕射徵召他入朝任職，李夷簡辭謝不肯受任；朝廷又任命他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，分司東都。第二年去世，終年六十七歲，追贈太子太保。

李夷簡官居顯要，以正直自守，不曾隨便用言辭氣色取悅於他人。歷任三鎮節度使，家中沒有資產。有病不求醫，臨死，告誡家人不要厚葬，不要奉佛祈福，不立神道碑，僅在墓地加以標識而已。世人稱他謹守節操能善始善終。

李程，字表臣，是襄邑恭王李神符的五代孫。考中進士宏辭科，賦《日五色》，用詞出類拔萃，受到士人們的推崇。調任藍田尉，縣中有拖延十年的積案，李程用簡短的話就判決了。京兆府考核他的政績優等，遷任監察御史。召為翰林學士，二次遷任為司勳員外郎，封爵渭源縣男。德宗秋末出獵，感到寒冷，環顧左右說：“九月還穿衫，二月却穿袍，這不合時令。朕打算修改穿衣的規定，怎麼樣啊？”左右說好，惟獨李程說：“玄宗作《月令》，十月開始穿冬裝，這不能改。”皇帝當即作罷。翰林學士進入衙署時，通常根據日影長短來確定時刻，李程性情懶

時號“八磚學士”。

元和三年，出為隨州刺史，以能政賜金紫服。李夷簡鎮西川，辟成都少尹。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。韓弘為都統，命程宣慰汴州。歷御史中丞、鄂岳觀察使，還為吏部侍郎。

敬宗初，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帝冲逸，好官室畋獵，功用奢廣。程諫曰：“先王以儉德化天下，陛下方諒陰，未宜興作，願回所費奉園陵。”帝嘉納。又請置侍講學士，選名臣備訪問。加中書侍郎，進彭原郡公。寶曆二年，檢校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為河東節度使。徙河中。召拜尚書左僕射。俄檢校司空，領宣武、山南東道節度。再為僕射。先是，元和、長慶時，僕射視事，百官皆賀，四品以下官答拜。大和四年，詔不答拜。王涯、寶易直行之自如，程循其故，不自安，言諸朝。御史中丞李漢謂不答拜於禮太重，文宗不許，聽用大和詔書。議者不善也。

程為人辯給多智，然簡悅無儀檢，雖在華密，而無重望。最為帝所遇，嘗曰：“高飛之翮，長者在前。卿朝廷羽翮也。”武宗立，為東都留守。卒，年七十七，贈太保，謚曰繆。

子廓，第進士，累遷刑部侍郎。大中中，拜武寧節度使，不能治軍。補闕鄭魯奏言：“新麥未登，徐必亂。”既而果逐廓，乃擢魯起居舍人。

李石 李福

李石，字中玉，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。元和中，擢進士第，辟李聽

愔，日影高過八磚時纔到，當時人稱他“八磚學士”。

元和三年，出任隨州刺史，因政績優異賜金紫服。李夷簡鎮守西川時，徵用他為成都少尹。以兵部郎中召入朝知制誥。韓弘任都統，命李程宣慰汴州。歷任御史中丞、鄂岳觀察使，返回京師後任吏部侍郎。

敬宗初年，李程以原有官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皇帝年幼放縱，喜歡修飾宮室外出行獵，工役、費用巨大。李程進諫說：“先王用節儉的德行來教化天下，陛下正在服喪，不應該大興土木，希望收回所需費用來奉修園陵。”皇帝稱贊并採納了他的建議。李程又奏請設置侍講學士，挑選名臣以備皇帝詢問。加授中書侍郎，進封彭原郡公。寶曆二年，檢校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任河東節度使。轉任河中節度使。召入朝任尚書左僕射。不久檢校司空，領宣武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再度任僕射。在此以前，元和、長慶年間，僕射就職時，百官都要來拜賀，對四品以下的官員要進行答拜。大和四年，下詔對四品以下的官員不必答拜。王涯、寶易直照此執行泰然自若，李程遵循他們的做法，自感不安，奏請朝廷。御史中丞李漢認為對四品以下的官員不予答拜在禮法上過於隆重，文宗沒有同意，仍遵行大和時詔書的規定。議論者認為這事不妥當。

李程為人雄辯富於智謀，但粗率而不守禮儀，雖然位居顯要，但却沒有重望。他最受皇帝的寵遇，曾說：“高飛之鳥，長者在前。卿是朝廷群鳥之首啊。”武宗即位，任東都留守。去世，終年七十七歲，追贈太保，謚號繆。

子名廓，考中進士，多次遷任為刑部侍郎。大中年間，拜授為武寧節度使，不善於整治軍隊。補闕鄭魯上奏說：“新麥沒有成熟，徐州之地必出變亂。”不久李廓果然被驅逐，於是朝廷升任鄭魯為起居舍人。

李石，字中玉，是襄邑恭王李神符的五代孫。元和年間，考中進士科，被徵用到李聽幕府

幕府，從歷四鎮，有材略，爲吏精明。聽每征伐，必留石主後務。大和中，爲行軍司馬。聽以兵北渡河，令石入奏，占對華敏，文宗異之。府罷，擢工部郎中，判鹽鐵案。令狐楚節度河東，引爲副使。入遷給事中，累進戶部侍郎，判度支。

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，背公害政，凡舊臣皆疑不用，取後出孤立者，欲懲刈之，故李訓等至宰相。訓誅死，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仍領度支。石器雄遠，當軸秉權亡所撓。

方是時，宦寺氣盛，陵暴朝廷，每對延英，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，石徐謂曰：“亂京師者訓、注也，然其進，孰爲之先？”士良等恐縮不得對，氣益奪，搢紳賴以爲強。它日紫宸殿，宰相進及陛，帝喟而嘆，石進曰：“陛下之嘆，臣固未論，敢問所從。”帝曰：“朕嘆治之難也。且朕即位十年，不能得治本。故前歲有疾，今茲震擾，皆自取之。夫托億兆之上，不能以美利及百姓，焉得久無事乎？”石曰：“陛下罪已當然，然責治太早，雖十年孜孜養德，適成爾。天下治不治，要自今觀之。且人之氣志，雖賢聖猶有優劣，故仲尼稱：‘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’陛下春秋少，非起人間也，而知人情僞。今自視何如即位時？”帝曰：“有間矣。”石曰：“古之聖賢，必觀書以考察往行，然後成治功。陛下積十年，盛德日新，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，天其固陛下之志乎！誠務修將來之政，視太宗致升平之期，猶不爲晚。”帝曰：“行之得至乎？”石曰：“今四海夷一，

中任職，跟隨李聽歷任四鎮，富於才幹謀略，任官精明。李聽每次征伐，總是留下李石掌管留後事務。大和年間，李石任行軍司馬。李聽率兵北渡黃河，命李石入朝奏事，李石應答言辭華麗機敏，很受文宗贊賞。李聽幕府撤銷，升任李石爲工部郎中，兼管鹽鐵事務。令狐楚任河東節度使，引薦他任副使。召入朝遷任給事中，多次升任爲戶部侍郎，判度支。

皇帝厭惡李宗閔等人結爲朋黨相互排斥，違背公正妨害政事，凡是先朝舊臣都心存疑慮而不加任用，任用後來做官沒有黨派的人，想以此來懲戒鏟除朋黨，所以李訓等人官至宰相。李訓被誅殺後，於是升任李石以原任官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依舊領度支。李石器度遠大，對於當政權要無所屈從。

當時，宦官氣焰很盛，壓迫朝廷，每當在延英殿皇帝面前奏事答對時，而仇士良等人常常指責李訓之事以此來震懾大臣，李石不緊不慢地對他們說：“禍亂京城的确是李訓、鄭注，然而他們被進用，是誰最先替他們引薦的？”仇士良等人慚愧畏縮不能回答，氣焰略有收斂，士大夫因此得以抬頭。過了些日子在紫宸殿，宰相前行到階前，皇帝唉聲嘆氣，李石進前說：“陛下嘆息，臣實在不明白，敢問是什麼原因？”皇帝說：“朕感嘆治理國家的困難啊。況且朕即位十年，還不能治理國家的根本問題。所以前年患病，如今又發生這樣的動蕩，都是朕自找的。朕受天命高居萬民之上，不能用恩惠廣施百姓，怎麼能够使天下長久平安無事呢？”李石回答說：“陛下怪罪自己當然自有道理，然而要求天下大治還爲時過早，即使十年孜孜不倦一心修養德行，也祇是剛剛有所成就。天下的治與不治，要從現在起看。況且人的志氣，雖然是賢人聖者仍有優劣之分，所以孔子稱：‘三十歲而立志，四十歲不迷惑。’陛下年少，不是出生在民間，却知道人情的真僞。如今自己看比即位時怎麼樣呢？”皇帝回答說：“有所不同啊。”李石說：“古代賢聖，總要讀書來考察從前的行事，然後治理纔能成功。陛下經歷了十年，盛德日積月累不斷更新，然而從

唯登拔才良，使小大各任其職，愛人節用，國有餘力，下不加賦，太平之術也。”

于時大臣新族死，歲苦寒，外情不安。帝曰：“人心未舒何也？”石曰：“刑殺太甚，則致陰沴。比鄭注多募鳳翔兵，至今誅索不已，臣恐緣以生變，請下詔尉安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又問：“奈何致太平之難？”鄭覃曰：“欲天下治，莫若恤人。”石即贊曰：“恤之得術，尚何太平之難？陛下節用度，去冗食，簿最不得措其奸，則百司治。百司治，天下安矣。”帝戚然曰：“我思貞觀、開元時以視今日，即氣拂吾膺。”石曰：“治道本於上，而下罔敢不率。”帝曰：“不然。張元昌為左街副使，而用金唾壺，比坐事誅之。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，昔玄宗幸溫泉，與楊貴妃衣之，今富人時時有之。”石曰：“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，而人不敢鮮衣美食，况天子獨不可為法乎？”

是時，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，詔江西、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。石建言：“宰相左右天子教化，若徇正忘私，宗廟神靈，猶當祐之，雖有盜，無害也。有如挾奸自欺，植權黨，害正直，雖加之防，鬼得以誅。無所事於召募，請直以金吾為衛。”帝嘗顧鄭覃曰：“覃老矣，當無妄，試諭我猶漢何等主？”覃曰：“陛下文、宣主也。”帝曰：“渠敢望是！”石欲強帝志使不怠，因曰：“陛下之問而覃之

前之所以患病受到震驚的原因，不正是上天在堅定陛下的志向嗎！一心一意修治將來的德政，比之於太宗達到的升平時期，還為時不晚。”皇帝說：“用什麼辦法纔能達到天下大治呢？”李石說：“如今四海統一，祇有進用才能賢良之士，使大小官員各任其職，愛民省用，國有餘力，對百姓不增加賦稅，這就是達到太平的辦法啊。”

當時大臣剛遭族誅，氣候嚴寒，世間人心不安。皇帝問：“人心不安是什麼原因呢？”李石回答說：“刑殺太多，就會導致陰冷不祥之氣。先前鄭注大量招募鳳翔士兵，至今對他們誅殺搜索不止，臣擔心由此產生變亂，請求下詔安慰他們。”皇帝說：“好。”皇帝又問：“為何達到太平這樣困難？”鄭覃回答說：“陛下想使天下得到治理，無過於救濟百姓。”李石立刻贊成說：“救濟得法，達到太平還會有什麼困難的？陛下節省用度，裁去冗官的俸祿，不容非法利用賬簿做手脚，那麼百官就能得到整治。百官整治，天下就安定了。”皇帝憂傷地說：“我追思貞觀、開元時的升平來看今天的治理，就灰心喪氣了。”李石說：“治道的根本在於上，而下不敢不服從。”皇帝說：“不是這樣。張元昌任左街副使，却用金唾壺，不久以前獲罪被誅殺。我聽說宮中有二件金鳥錦袍，是從前玄宗行幸溫泉時，賜給楊貴妃穿的，如今富人家中常常有此袍。”李石回答說：“毛玠因廉潔的德行而做了魏的尚書，而人們就不敢穿新衣吃美食，為何天子本人就不能以此為法則呢？”

當時，宰相的屬吏衛兵因內亂而死亡的很多，皇帝下詔在江西、湖南一帶徵收錢財協助招募士兵。李石建議說：“宰相輔佐天子教化天下，如果公而忘私，宗廟的神靈，就會保佑他們，即使有盜賊，也不能加害啊。如果他們心懷奸邪自欺之心，培植黨羽，傷害正直之士，即使加以防衛，死鬼也會受害。沒有必要去做招募的事，請直接派金吾軍作為衛兵。”皇帝曾對鄭覃說：“鄭覃是老了，自然不會欺妄我，試着比喻我與漢代哪位君主相同？”鄭覃回答說：“陛下是文帝、宣帝那樣的君主。”皇帝說：“怎敢企望比得上他

對，臣皆以爲非。顏回匹夫耳，自比於舜。陛下有四海，春秋富，當觀得失於前，日引月長，以齊堯、舜，奈何比文、宣而又自以爲不及？惟陛下開肆厥志，不以文、宣自安，則大業濟矣。”

中人自邊還，走馬入金光門，道路妄言兵且至，京師謹走塵起，百官或襪而騎，臺省吏稍稍遁去。鄭覃將出，石曰：“事未可知，宜坐須其定。宰相走，則亂矣。若變出不虞，逃將安適？人之所瞻，不可忽也。”益治簿書，沛然如平時。里閭群無賴望南闕，陰持兵俟變。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，內使趣闔門，君賞不從，日入乃止。當是時，非石鎮靜、君賞有謀，幾亂。

開成赦令：賜京畿一歲租；停方鎮正、至、端午三歲獻，以其直代百姓配緡；天下非藥物茗果，它貢悉禁；又罷宣索、營造。帝曰：“朕務其實，不欲事空文。”石以異時詔令，天子多自逾之，因請“內置赦令一通，以時省覽。臨遣十道黜陟使，敕以政治根本，使與長吏奉行之，乃盡病利”。

俄進中書侍郎。帝嘗曰：“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，當時卿大夫過邪？”石曰：“然。古詩有之：‘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’，畏不逢也；‘晝短苦夜長’，暗時多也；‘何不秉燭游’，勸之照也。臣願捐軀命濟國家，惟陛下鑒照不惑，則安人強國其庶乎。”又言：“致治之道在得人。德

們！”李石想增強皇帝的信心使他不要懈怠，就接着說：“陛下的提問及鄭覃的回答，臣認爲都不對。顏回不過是一介匹夫，還要自比於帝舜。陛下擁有天下，年富力强，應當考慮前人的得失，日日進步，以追上堯、舜那樣的聖主，爲什麼要與文帝、宣帝相比而還自以爲不及呢？祇有陛下建立遠大志向，不要以能比上文帝、宣帝而心安理得，那麼大業就能成功了。”

宦官從邊境返回京城，驅馬進入金光門，路人妄傳敵兵快要到了，京師人們到處喧嘩逃奔，百官中有人祇穿着襪子就騎上馬準備逃跑，臺省官吏大多逃離。鄭覃準備出逃，李石說：“事態還沒有搞清楚，應當安坐等待平息。如果宰相逃跑，就會亂套了。如果變亂出於不測，逃又能逃到哪裏去呢？宰相爲衆人所矚目，不可輕舉妄動。”於是更加專心地批閱文書，泰然自若如同平時一樣。閭里的無賴之徒們盯着南衙，暗藏兵器等候出事。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兵站立在望仙門，內官的宦官催促他趕快關門，陳君賞沒有聽從，直到日落事態方纔平息。當時，要不是李石鎮定自如，陳君賞富於謀略，差點生出大亂。

開成時頒布的赦令說：賜京畿百姓免除一年的田租，停止方鎮每年正月、夏至、端午的三次歲獻，用這筆錢財來折算取代百姓應繳的租稅；天下除藥物茶果之外，其他貢奉全都禁止；又停止宣旨索取、營建之事。皇帝說：“朕致力於切實可行之事，不想做徒具空文的事。”李石鑒於不同時期的詔令，天子經常自己違反，因而請求“在宮內放置赦令一通，以便時時閱看。派遣十道黜陟使，下敕要以治理政事爲根本，讓他們與地方長吏遵行，纔能盡行除害興利”。

不久升任中書侍郎。皇帝曾問道：“朕看到晉代君臣以隨和曠達而導致國家滅亡，這是當時卿大夫的過錯嗎？”李石說：“是的。古詩中有：‘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’，是擔憂生不逢時啊；‘晝短苦夜長’，是說暗昧時間多啊；‘何不秉燭游’，是勸勉人們儘量顯名於當世。臣願獻出生命來挽救國家，希望陛下明鑒而不迷惑，那麼安民強國就指日可待了。”又說：“達到治理之

宗多猜貳，仕進之塗塞，奏請輒報罷，東省閉闔累月，南臺惟一御史。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，士之喜利者多趨之，用爲謀主，故藩鎮日橫，天子爲旰食。元和間進用日廣，陛下嗣位，惟賢是咨，士皆在朝廷。彼疆宇甲兵如故，而低摧順屈者，士不之助也。”帝曰：“天下之勢猶持衡然，此首重則彼尾輕矣。其爲我博選士，朕且用之。”石奏：“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，渠當咸陽右十八里，左直永豐倉，秦、漢故漕。渠成，起咸陽，抵潼關，三百里無車輓勞，則轅下牛盡可耕，永利秦中矣。”李固言曰：“然恐役非其時，奈何？”帝曰：“以陰陽拘畏乎？苟利於人，朕奚慮哉？”石用韓益判度支案，以贓敗。石曰：“臣本以益知財利，不保其貪。”帝曰：“宰相任人，知則用，過則棄，謂之至公。它宰相所用，強蔽其過，此其私也。”

三年正月，將朝，騎至親仁里，狙盜發，射石傷，馬逸，盜邀斫之坊門，絕馬尾，乃得脫。天子駭愕，遣使者慰撫，賜良藥。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。是日京師震恐，百官造朝纔十一。石因卧家固辭位，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。始，訓、注亂，權歸闈豎，天子畏逼，幾不立。石起爲相，以身徇國，不恤近倖，張權綱，欲強王室，收威柄。而仇士良疾之，將加害，帝知其然，而未爲之，遂罷去。遣日，饗賚都闕，士人恨憤。石讓中書侍郎，換檢校兵部尚書，它不聽。

道在於獲得人才。德宗性好猜疑，仕進之路遭到堵塞，臣下奏請隨意就被回絕，中書門下二省關閉長達數月，御史臺祇有一名御史，所以兩河一帶的節度使競相招引豪傑英才，追求名利的士子多數歸附了他們，被任用爲謀主，因此藩鎮日益驕橫，天子爲此廢寢忘食。元和年間進用的人才日益增多，陛下繼位，一心訪求賢才，士人都在朝廷。藩鎮的疆土甲兵依舊，而他們能够有所收斂屈服朝廷的原因，是士人不肯幫助他們。”皇帝說：“天下形勢就像使用天平，這邊頭重那邊尾就輕了。替我廣選士人，朕將要任用他們。”李石上奏說：“咸陽令韓遼修建興成渠，這渠位於咸陽以西十八里處，東面直達永豐倉，是秦、漢時的舊漕渠。渠修成，起於咸陽，達至潼關，三百里內沒有輓車的辛勞，如此則拉車的牛都可用來耕作，可長期便利於秦中。”李固言上奏說：“祇恐怕大興工役不合時宜，怎麼辦？”皇帝說：“是擔心陰陽禁忌嗎？假如有利於民，朕怎麼會有顧慮呢？”李石任用韓益兼管度支事務，韓益因貪贓而身敗。李石說：“臣原是因爲韓益懂得財利，但不能保證他不貪贓。”皇帝說：“宰相任用人，瞭解他就任用，有過失就罷免，這就叫至公。其他宰相任用人，極力掩蓋被任用者的過失，這是出於私心啊。”

三年正月，李石準備上朝，騎馬來到親仁里，刺客突然衝出，射傷李石，馬逃奔，盜賊在坊門處揮刀阻截，砍斷了馬尾，李石纔得以脫身。天子震驚，派使者前去慰問，賜給良藥。開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護衛宰相。當天京師震驚恐慌，百官上朝的纔有十分之一。李石爲此躺在家中堅決要求辭官，下詔命他以中書侍郎平章事任荆南節度使。當初，李訓、鄭注事變後，權歸宦官，天子畏懼逼壓，幾乎不能自立。起用李石任相，他以身報國，不顧近臣寵幸，伸張朝廷法度，一心要加強王室，收回權力。但仇士良嫉恨他，準備加害，皇帝知道內情，却無可奈何，於是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。赴任之時，皇帝宴請賞賜一概沒有，士人們憤恨不平。李石辭讓了中書侍郎，改換成檢校兵部尚書，提出的其他要求皇

會昌三年，檢校司空，徙節河東。會伐潞，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。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，令別將楊弁領之。常日軍興，人賜二縑治裝，會財匱而給以半，士怨；又促其行，弁乘隙激衆以亂，還兵逐石出之。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，俄檢校吏部尚書，即拜留守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贈尚書右僕射。

弟福，字能之。大和中，第進士。楊嗣復領劍南，辟幕府。崔郾輔政，兼集賢殿大學士，引爲校理。調藍田尉。後石當國，薦福可任治人，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，累歷州刺史，進諫議大夫。大中時，党項羌震擾，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，議擇儒臣治邊。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，宣宗臨軒諭遣。福以善政聞，徙鎮鄭滑，再遷兵部侍郎，判度支，出爲宣武節度使，入遷戶部尚書。會蠻侵蜀，詔福持節宣撫，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與蠻戰敗績，貶蘄王傅，分司東都。

僖宗初，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，改山南東道節度使。王仙芝寇山南，福團訓鄉兵，邀險須之，賊不敢入，轉略岳、鄂，以逼江陵。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，乃自將州兵，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。賊已殘江陵郭而聞福至，乃走。以勞檢校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還朝，以太子太傅卒。

李回

李回，字昭度，新興王德良六世孫。本名躪，字昭回，避武宗諱改焉。長慶中，擢進士第，又策賢良方

帝沒有接受。

會昌三年，檢校司空，轉任河東節度使。適逢朝廷討伐潞州，下詔命太原兵前往榆社援助王逢軍。李石調發橫水守兵一千五百人，命令別將楊弁率領。平時興兵，每人賜二匹縑置備衣裝，適逢財用缺乏僅供給平時的一半，士兵怨恨不滿；李石又催促他們迅速前往，楊弁乘機煽動士兵叛亂，回兵驅逐李石出境。朝廷下詔叫李石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，不久檢校吏部尚書，隨即拜授東都留守。去世，終年六十二歲，追贈尚書右僕射。

弟名福，字能之。大和年間，考中進士。楊嗣復領劍南節度使，徵用他到幕府中任職。崔郾擔任宰相輔理政務，兼任集賢殿大學士，引用李福任校理。調任藍田尉。後來李石執政，舉薦李福有治民的才能，由監察御史轉任戶部郎中，歷任州刺史，升任諫議大夫。大中時，党項羌驚擾邊境，議論者認爲是將臣貪求索取財物導致虜人的怨恨，商議挑選儒臣治理邊地。於是授任李福爲夏綏銀節度使，宣宗親至外朝告諭他并爲他送行。李福以善於治理而聞名，轉任鄭滑節度使，兩次遷任爲兵部侍郎，兼管度支，出任宣武節度使，召入朝遷任戶部尚書。適逢蠻兵侵犯蜀境，下詔命李福爲使節前去安撫平息，隨即拜授劍南西川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李福率兵與蠻人交戰失敗，貶任蘄王傅，分司東都。

僖宗初年，李福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任東都留守，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。王仙芝侵犯山南，李福組織訓練鄉兵，依據險地等待，賊軍不敢入境，轉而搶掠攻打岳、鄂一帶，進逼江陵。節度使楊知溫向李福求援，於是李福親自帶領州兵，率沙陀精騎五百趕去。賊兵已攻占江陵外城，聽說李福帶兵趕到，就逃跑了。李福因功任檢校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回朝，在太子太傅任上去世。

李回，字昭度，是新興王李德良的六代孫。原名躪，字昭回，爲避武宗名諱而改名。長慶年間，考中進士科，又應考賢良方正科成績優等，

正異等，辟義成、淮南幕府，稍遷監察御史，累進起居郎。李德裕雅知之。為人強幹，所莅無不辦。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。四遷中書舍人。

會昌中，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。時方伐劉稹，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，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、王元逵，以“澤潞邇京、洛，非若河北三鎮，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。且稹父子無功，悖誼理。上以邢、洺、磁三州與河北比境，用軍莫便魏、鎮。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，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”。二將聽命。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，而與劉沔不協。回至，諭以大義，仲武釋然，即合太原軍攻潞。復以回為使，督戰至蒲東，王宰、石雄囊鞬謁道左，回不弛行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，宰等震恐，期六旬取潞，否則死之。未及期二日，賊平。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。俄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武宗崩，為山陵使，遷門下侍郎，兼戶部尚書。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。以與德裕善，決吳湘獄，時回為中丞，坐不糾擿，貶湖南觀察使。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。給事中還制，謂責回薄，遂貶賀州刺史。徙撫州長史，卒。大中九年，詔復湖南觀察使，贈刑部尚書。

贊曰：周之卿士，周、召、毛、原，皆同姓國也。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。林甫奸諛，幾亡天下。李程知柔，在位無所發明。其餘以材稱職，號賢宰相。秦、隋棄親侮賢，皆二世而滅。周、唐任人不疑，得親親用賢之道，饗國長久。嗚呼盛歟！

徵用到義成、淮南節度使幕府中任職，逐漸遷任為監察御史，多次升任為起居郎。李德裕對他十分器重。李回為人精幹，所任官職全都勝任。由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。四次遷任為中書舍人。

會昌年間，李回以刑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。當時朝廷正在用兵討伐劉稹，武宗擔心河朔各鎮暗中勾結，破壞朝廷用兵，李德裕推薦李回為使節前去告諭何弘敬、王元逵，以“澤潞接近京、洛，不像河北三鎮，國家能允許將土地世代相傳給子孫。況且劉稹父子沒有功勞，違背義理。皇上因邢、洺、磁三州與河北接壤，興兵之便莫過於魏、鎮。況且官軍不想輕易出兵太行山以東，請公等攻取三州報答天子”。二將聽命。另有張仲武率幽州兵進攻回鶻，但與劉沔不和。李回到來，曉以大義，張仲武拋棄怨恨，當即會合太原兵進攻潞州。朝廷再次派李回為使臣，到蒲東督戰，王宰、石雄全副武裝，在路旁迎候，李回縱馬而過，環顧左右喝令直史出示文告，責令王宰、石雄限期敗賊，王宰等人驚恐，約定六十天奪取潞州，否則治以死罪。二將在約定期限的前二天，平定了叛賊。李回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。不久升任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武宗駕崩，李回任山陵使，遷任門下侍郎，兼戶部尚書。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。因與李德裕友善，判決吳湘案，當時李回任御史中丞，因沒有糾駁指責而獲罪，貶任湖南觀察使。不久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。給事中退回制書，認為責罰李回太輕，於是李回又被貶為賀州刺史。轉任撫州長史，去世。大中九年，下詔恢復李回 湖南觀察使職，追贈刑部尚書。

贊曰：周代的卿士，周公、召公、毛公、原公，都是姬姓之國。唐宰相以宗室進用的有九人。李林甫奸邪諂媚，差點使天下滅亡。李程懦弱，在位沒有貢獻。其餘的幾位以才能而稱職，號稱賢能的宰相。秦、隋捨棄親屬輕慢賢能，都是延續二代而滅亡。周、唐任人而沒有疑慮，通達親近親族任用賢人之道，國運傳承長久。真是興盛啊！